

月光、蝴蝶、维纳斯： 美国当代女诗人研究

Moonlight, Butterfly, and Venus: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en Poets

刘 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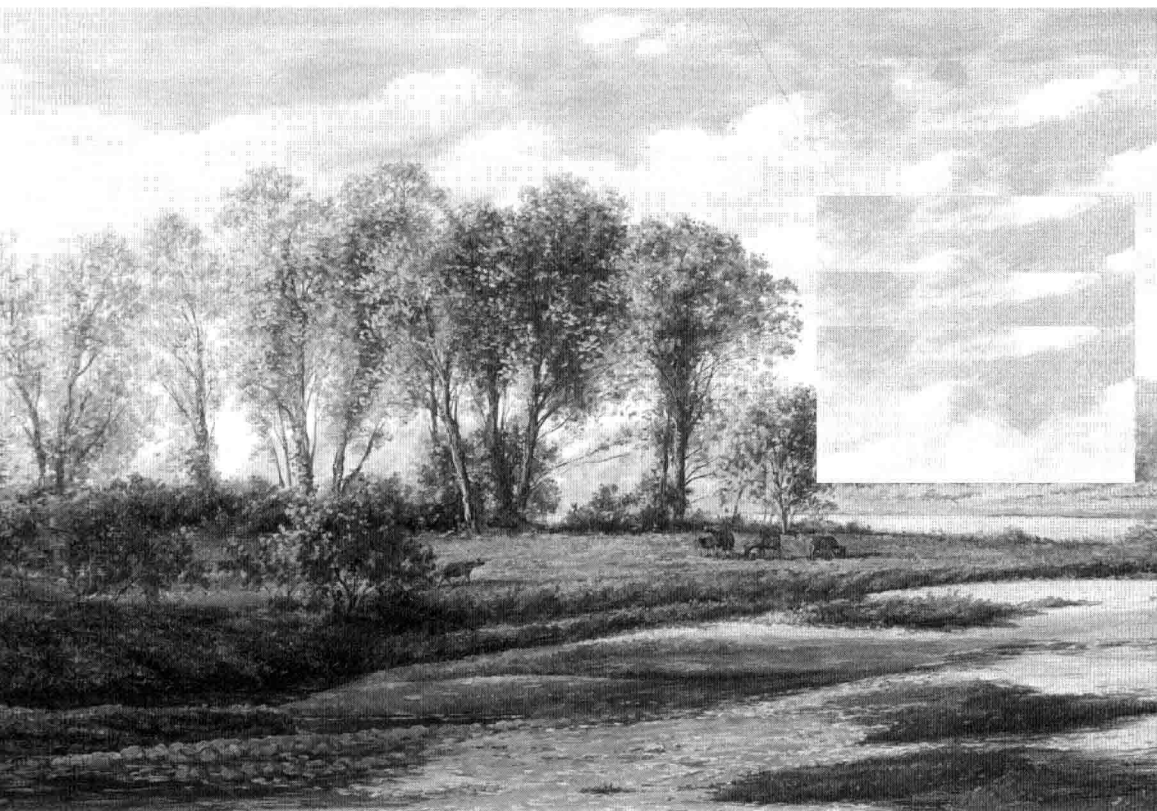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月光、蝴蝶、维纳斯： 美国当代女诗人研究

Moonlight, Butterfly, and Venus: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en Poets

刘 文「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月光、蝴蝶、维纳斯:美国当代女诗人研究 / 刘文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08-16470-2

I. ①月… II. ①刘… III. ①女性—诗人—诗歌研究
—美国—现代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650 号

月光、蝴蝶、维纳斯:美国当代女诗人研究

刘 文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 (l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470-2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露丝·斯通:卑微、平淡与幽默的生活诗学 / 29

普通的话语:回忆与丧失 / 31

阶级、女性与婚姻 / 35

内在诗性、情感尺度与外在诗性效果 / 38

诗歌作为公共话语所起到的劝谕功能 / 40

像生活一样真实:斯通诗歌的崇高与超验 / 41

第二章 玛丽·邦索:意在美感,滋养精神 / 45

一就是一:情感与理智的统一 / 46

狱卒作为囚徒的囚徒:控制与释放 / 49

诗行背后的叙事:欢乐可能就会来临 / 52

第三章 丹妮丝·列维尔托夫:恬淡中闪现着玄思的灵光 / 57

雅各的梯子:诗歌与神性 / 59

品尝就知道:欲望、精神与审美 / 63

一棵树讲述的俄耳浦斯:音乐与生命意识 / 65

记忆的蓝边:悲伤入骨的伤痛 / 73

通过客观性表达个人性的诗学理念 / 77

语言、意象与隐喻:悲伤的神秘性 / 79

示拿地:贪婪与野心终会导致巴别塔的坍塌 / 81

第四章 安妮·塞克斯顿:孤独、抗争与死亡 / 86

塞克斯顿与自白诗 / 87

青春期少女的敏感与困惑	/ 90
勇气：超乎生死的孤独	/ 93
诗与生命：从孤独到涅槃	/ 96
爱与勇气并存，爱是勇气的升华	/ 98
释放内心的混乱，求得内心的安宁	/ 100
第五章 艾德里安娜·里奇：女性的声音与生锈的遗产	/ 104
世界的变迁：艺术想象的力量	/ 105
生活在罪恶中：浪漫爱情的幻灭	/ 108
潜入沉船：女性的觉醒与历史的重构	/ 112
生锈的遗产：私密空间与公共政治	/ 115
晦涩的言语与繁荣掩盖下的骚乱	/ 120
第六章 西尔维娅·普拉斯：身体、恐惧与死亡	/ 124
采黑莓：孤独与虚无、恐惧与预感	/ 125
充盈的生命与死亡的临近	/ 129
一个生命的终结代表着另一个生命的开始与延续	/ 132
镜子：诚实的映像与恐惧的来源	/ 135
第七章 玛丽·奥利弗：讴歌自然的美丽与神性	/ 140
瓦尔登湖：心灵的圣地与自我的栖居	/ 141
黑水潭：神秘的顿悟与内心的喜悦	/ 145
黑胡桃树：先祖、历史与情感依恋	/ 147
音乐课堂：超越生命、逃离死亡	/ 151
原始美国：野性的王国与人性的温情	/ 155
梦幻、想象与本能冲动	/ 159
野鹅：从迷失自我到孤独绝望	/ 163
令人神往的自然世界	/ 166
人类的抑郁与自然的欢愉	/ 168
第八章 露西尔·克利夫顿：生命的局限与抗争	/ 173
黑人历史、神性与身份	/ 174

攀登:超越生命不可逾越的极限 / 177	
生命的不可重复与人生的多重选择 / 181	
第九章 莎朗·欧兹:内心的创伤与诗意的宣泄 / 186	
蝴蝶、公交车、游泳馆 / 188	
无爱之性:情感的冷漠与身体的热烈 / 192	
婚姻带来伤痛也带来新生命 / 196	
生存的诗意与负面情感 / 201	
第十章 露易丝·格丽克:爱欲、死亡与神秘 / 205	
从芝加哥列车到新婚颂歌:孤独、悲伤与矛盾 / 206	
陨落的人、耶利米哀歌与逻各斯 / 211	
阿基里斯的胜利:爱欲与死亡的悖论 / 214	
幻想、野鸢尾与百合:生命、死亡与救赎 / 221	
爱的丧失、帝国使命与艺术的完美 / 229	
神秘:暗淡生活的根源 / 234	
幻灭的情感漩涡与新生情感的摇篮 / 238	
第十一章 乔瑞·格雷厄姆:多彩的视觉意象与抽象的哲学思辨 / 245	
植物与鬼魂混合体:天鹅与蜘蛛 / 246	
认知的困惑:思维的多样性与虚狂性 / 250	
激情、悟性与直觉:认知的可能途径 / 254	
诗性语言与意义生产 / 257	
腐蚀:肉体的复活 / 258	
物质性主体:统一场之梦中的终极追求 / 261	
第十二章 乔伊·哈鸠:土地、神话、记忆与印第安身份 / 267	
篝火、歌唱、讲故事:美国印第安文学传统 / 268	
来自于土地,回归于土地:印第安人的命运 / 270	
神话空间与日常世界 / 272	
记忆与讲故事 / 274	

第十三章 丽塔·达芙:历史、神话与自我 / 281

街角里的黄房子:青春期甜美的梦与残破的结局 / 281

几何学与想象:物质空间与文化空间 / 288

构想空间的新方法: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 / 291

文化空间:几何学与诗歌形式 / 294

科学与理性,诗歌与想象 / 297

逃避永恒的化石鱼与生命的终极意义 / 301

优雅的音符:作为现代世界肋骨的谷仓 / 306

母爱:哺育的意图被误解为伤害 / 308

第十四章 简·赫斯菲尔德:一片沉思的新天地 / 315

我的生命开启了三次:神秘的禅宗诗学 / 316

开悟与悲悯 / 321

在宁静的微光中承受生命中的不快乐 / 324

没有殇,爱就不完整;没有殇,就没有真爱 / 328

韵律与结构:唤起精神的想象与顿悟 / 332

第十五章 罗桑娜·沃伦:古典与艺术、生命与智慧 / 337

光天化日:现代城市背景下的自然与阶级冲突 / 338

历史语境与互文:语言创造现实 / 343

心理模型: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空间 / 347

告别:死亡、悲伤与无奈 / 351

从悲伤、绝望与屈服中寻求生命的重生 / 357

索引 / 367

引言

本书研究的范围是美国当代 15 位著名女诗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 30 年来发表的重要诗歌作品,对这些诗歌作品进行分析、解读。在这 15 位女诗人中,获得美国文学界最具标志性的奖项普利策诗歌奖的 7 位,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 5 位,获得全国图书批评家协会奖的 5 位,获得美国诗歌界最高奖项之一博林艮诗歌奖(15 万美元)的 2 位,获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奖(10 万美元)的 5 位,获得露丝·丽莉诗歌奖(10 万美元)的 3 位,获得被誉为美国天才奖的麦克阿瑟基金(62.5 万美元)的 2 位;曾经担任美国桂冠诗人的 2 位,担任美国国家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的 8 位,担任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院士的 6 位。

本书按照诗人的出生年代从纵向进行编排,以体现时代的演进。在引言中,作者希望对这些诗人的作品所涉及的诗歌主题做一横向归纳,以体现诗人的独特性和共性。诗歌主题是一首诗的核心思想和统领观点,常常通过具体、感性的描述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读者对于诗歌主题的认定常常表现出不一致的情形。诗歌的主题往往不是一首诗内在的真实,而是取决于读者的解读和阐释。但这并不是说诗歌本身不具有提供主题的特质;相反,对于诗歌的解读需要提供有效的证据,在细读的基础上,要考虑诗歌的具体细节和整体设计。同时,对诗人的生活、时代、观点以及其他诗歌的熟悉也非常必要。在本书研究的 15 位女性诗人中,她们的诗歌比较突出的主题包括:女性、家庭与母女或父女关系,爱情与性爱,丧失、回忆与怀旧,自然与生态,个人、社会与政治,自我与身份,神话、哲学与宗教,生命、死亡与救赎等。

女性、家庭与亲情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性的地位一直都是被动的、从属的，因此，本书以书名中的“月光”来表示。美国自白诗派主要代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父亲是一位叫奥托的普鲁士人。他去世时普拉斯年仅8岁，但他却在女儿的生活中阴魂不散。普拉斯在与杰出的英国诗人泰德·休斯婚姻破裂后，对男性及男性统治充满怒意，这种愤怒在她自杀前所写的一系列古怪、骇人的诗歌中喷涌而出。普拉斯的《爸爸》是一首非自传性质的诗歌，以一个父亲是纳粹分子（普拉斯的父亲奥托并非纳粹）的小女孩的戏剧独白来讲述，表达了对父权统治的反抗与抵制。普拉斯运用原型想象将自己对父亲的记忆进行了放大与转化。父亲的形象几乎无法辨认，成为一个男性压迫的、噩梦般的象征，他是一个“装甲师”、“恶魔”、“吸血鬼”。父亲这个人物使得诗中叙述者的生活很悲惨，她将自己的经历比作在一只黑鞋里生活了30年。叙述者觉得父亲是纳粹分子，而她自己则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纳粹集中营里的受难者。她感到沮丧的是她无法杀死她的父亲，因为他已经死了。她不再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仇敌，于是就与想象中的幽灵进行抗争，并试图通过自杀而使自己与父亲团聚。自杀不成，又模拟与父亲的怪诞形象结婚。这一行为给最后的驱魔埋下伏笔。叙述者要把父亲打发走，一群村民围着一个被杀死的吸血鬼跳舞，最后将其挖坑埋了。

除了父权，在本书讨论的女性诗人中表达较为突出的就是夫权与女性默默承受生活压力的诗歌。本书第一章讨论的女诗人露丝·斯通深切体会到作为单亲母亲的艰难。在她的丈夫、小说家及诗人沃尔特·斯通自杀身亡后，斯通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独自抚养3个女儿，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不得不四处教学，颠沛流离，奔波在美国各个地方。在这样艰难的生存条件下，斯通仍然坚持写作，创作出大量广受好评的作品，斯通的经历表明女性在社会中的无奈与挣扎。“斯通看到了生活中的悲伤与痛苦、愤怒与绝望，然而在她的诗性呐喊中留存下来的却是欢

笑与顺从、无奈与接受。”^[1]

本书第五章讨论艾德里安娜·里奇追求女性独立的人生经历以及诗歌创作。1953年,24岁的里奇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康拉德结婚,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们生了3个儿子,作为家庭妇女的里奇,承受着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克莱尔·凯丝在其所著《艾德里安娜·里奇诗歌中力量的审美》一书中认识到里奇运用诗歌作为反抗武器的价值。凯丝写道:“当里奇把诗歌艺术与女性身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诗歌流淌着一股具有颠覆力量的暗流。”^[2]在里奇的一首早期诗歌中,她通过一位女性手上戴着的结婚戒指,来表明女性受压抑和迫害的残酷现实。这枚戒指是禁锢的、束缚的、沉重的,戒指的禁锢与束缚一直伴随这位女性直到死亡。诗歌特别指出这位女士的手是颤抖的,令人惊恐的。手的颤抖可能是因为年老体弱而导致,也可能是因为婚姻的压迫而导致;手的形状令人惊恐是指她的手由于长年劳作已经变形。里奇的诗歌形象地揭示了女性在传统社会受到的压迫与屈服。

从历史上看,家庭主题历来是文学作品关注的要点,从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亚》、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代表作《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李尔王》,再到当代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欲望号街车》与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家庭关系的阴暗面激发了作家们写出许多伟大的作品。抒情诗因其主观色彩浓厚,鲜少被用于表达家庭关系的主题,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自白诗派兴起。自白派诗人将自传性质的坦白带入美国诗歌,有关性、离婚、酗酒、精神失常等主题的诗歌突然变得流行起来。表达这种主题的自由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变迁,进而促进美国文化发生更大的改变。主流诗人——即便是那些与自白诗关联甚少的诗人——也有可能以坦然的态度去描写家庭生活。西奥多·罗特克1948年的诗集《迷失的儿子》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后来的自白诗派运动。罗特克的父亲奥托在他的好几个作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表达了诗人对父亲的矛盾态度。一方面,酗酒、如暴君般的父亲对他忐忑不安的妻儿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存在;另一方面,父亲又有和蔼、温柔的一面,是儿子心中的保护者和安慰者。这首诗中的华

尔兹舞蹈意象令人难忘，它着重呈现了家庭生活的两面性：威胁与安心。

本书第一章讨论的女诗人露丝·斯通的诗歌大多涉及家庭问题，包括众多话题，如贫穷、死亡、忧伤、孤独、绝望、爱情、记忆、生存、时间等。她的诗歌大多以新英格兰农村为背景，回忆了与丈夫的关系以及丈夫去世后生活的艰难。她的诗歌没有回避生活，而是常常充满生活的痛苦。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斯通没有为痛苦而流泪或伤感，而是告诉人们她是如何思想、如何生活的。在她的诗歌中，卑微、平淡的生活总是通过幽默表达出她对生活的激情与热望，体现了斯通成熟的人生经验和崇高的诗学追求，代表了当代美国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思想主题与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除了探讨家庭问题，斯通的诗歌还着重描写了平凡的日常生活。她描写钢琴、餐桌、打字机、地板、电扇、白菜，屋子里的报纸、信封、唱片的封面以及布满诗歌草稿的购物单。洗澡间的墙上也挂着学生、朋友、她的儿孙们写的诗，一切的一切都与诗歌相关联。精致的绿色墙纸、挂着雨滴的窗户、果园、邻居，所有的生活瞬间都构成她的诗歌人物。但是，斯通的诗歌表面的简单却蕴含着丰富和复杂，描写的内容都很普通但都具有崇高和超验的意义。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大河奔腾、海洋澎湃、群星闪烁、巍峨群山及英雄气概之中去感受崇高，但斯通的诗描写的大多都与家庭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斯通诗歌的力量在于，斯通用她那崇高的心灵，从平凡、琐碎之中去感受情感与精神的升华，使读者产生情感激荡、精神激奋的诗性效果。从这个方面看，斯通继承了迪金森和 W. C. 威廉姆斯的诗歌传统，强调生活就是诗，诗就在生活之中。斯通的生活诗学使人们的审美追求可以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从而具有审美的因素，提升日常生活的品格，减轻日常生活的压抑性和枯燥性。斯通的诗歌及其诗学追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从人的日常生活之感性现实中寻求意义，在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中寻找自我，确证人作为感性本体的存在。斯通的生活诗学通过人的日常生活并且在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构造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第九章围绕莎朗·欧兹的诗《我回到 1937 年 5 月》继续讨论以家庭关系为主题的诗歌倾向，着重探讨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的关系。

欧兹的诗表达了女儿由于父母盲目和草率的结婚举动所带来的巨大悲伤,并试图通过恰当的途径使自己的痛苦情绪得到宣泄。诗歌以简洁的语言叙述了作为主人公的叙事者回到1937年的5月,即父母即将从大学毕业而准备结婚的日子。由于父母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他们并不具备任何的人生经验,他们的结合注定是错误的、痛苦的。为了避免这些痛苦的发生,叙事者想象着自己能够阻止父母的愚蠢行动,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她意识到如果制止了父母的结合,那么这个世界将不会有她的存在。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叙事者承受着巨大的悲伤与痛苦,并一直在寻求解决的方法。最后叙事者回到现实,认识到父母结婚已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父母之间毫无肉体与精神上的爱使她想到可以把他们当成纸娃娃一样绑在一起,这样也许他们会像燧石的碎片那样擦出激情的火花。

本书第十三章讨论黑人女诗人丽塔·达芙的作品,其中包括母爱与母女关系主题。她的诗集《母爱》在古希腊德墨忒尔和珀尔塞福涅神话故事框架下探讨家庭生活和为母之道,探索德墨忒尔作为一个母亲在面临失去女儿时的悲伤与母爱,从更广泛的意义探讨母女关系,因此“母爱”既包括母亲对女儿的爱也包括女儿对母亲的爱。德墨忒尔是代表丰产、丰收的农业女神,由于子宫和大地一样具有孕育能力,因此德墨忒尔除了管理大地丰收之外还成了福佑胎儿的结婚女神以及妇女的保护神。达芙作为一个女儿和自己女儿的母亲,她希望探索母女关系中的相互情感,她从德墨忒尔和珀尔塞福涅的关系中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重性问题或者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包含着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背叛与再生的循环。对于达芙与其他母亲来说,女儿的每次出门都面临着被冥王哈迪斯绑架的可能。德墨忒尔作为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是可以不死的,是可以永恒的,但她宁愿放弃自己的永恒来换取女儿的回归。但同时,作为母亲她也很清楚,女儿迟早是会离开自己的,是必定要到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生活道路的,要冒着并承受各种可能的风险,有时母亲哺育的意图常常会被误解为伤害。

爱情与性爱

爱情主题一直都是文学的一个母题。在美国诗歌历史发展中,惠特曼将这个主题以前所未有的坦诚方式引入以清教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与诗歌艺术中。即使是今天,惠特曼的一些诗对性的直白仍然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震惊甚至愤怒。从异性之爱,到同性之恋,再到那些拥抱全人类的广博之爱,惠特曼蔑视早期美国文化中一切假道学的清教传统。对于身体与性,西方思想中的保守传统素来对此存有疑虑,惠特曼却热情歌颂。《草叶集》中“歌唱生殖”的诗句表现了惠特曼在处理“禁忌”主题时的直白。他将性爱与自然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比法律、宗教、道德伦理更基本的东西,后者不过是人类建构起来控制自然冲动的工具。“你我逃离一切,无拘无束,无法无天,/两只云中的飞鹰,两条游动的海鱼也不比我们无法无天。”惠特曼歌唱身体的魅力、性爱的“完全放纵”与爱的无私。身体之爱与灵魂之爱在诗中交融,道学主义与羞耻感消失无踪。惠特曼反对一直以来压抑人性的各种条条框框,他的性爱观以自然冲动为标准,认为应抵制任何想要压制此种冲动,使其“边缘化”、“循规蹈矩”的行为。在他的诗中,将爱大声说出来是挑战社会偏见的第一步。

狄金森与惠特曼一样,是美国最早的举足轻重的爱情诗人之一,尽管她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形象是一位痴迷死亡的孤独者。她曾经爱过几个男性,虽然这几段情爱都密而未宣。这些情史已然逝去,但她的诗却流传下来。《暴风雨之夜》或许是狄金森最大胆、最露骨的一首诗。那种爱的狂喜通过诗歌第一节为数众多的重读音节而得到强调,“Wild Nights”采用了两个重音,且在总共14个单词的空间里重复了不下3次。“暴风雨之夜”既可用来说指狂风暴雨的天气,又可用来说指性爱的激情。第一节与第三节表达了叙事者对爱人的渴望(“假如我和你在一起”),第二节则详细描述了她与爱人结合时的满足感(“一颗停泊在港湾的心”)。诗中弥漫着航海的意象,从“暴风雨之夜”与“风”所暗示的风暴,到“港湾”、“罗盘”、“海图”、“荡舟”、“大海”与“停泊”等词。传统惯例中运用水的意象显然是表

达爱与性,而狄金森在这首极短的诗中巧妙地提升了这一意象。罗盘与海图是英国玄学诗派诗人邓恩在两首诗中曾经运用过的意象,而那两首诗都是表现爱、世俗与神性的。邓恩本人也以写性爱诗闻名。这些典故用得很高明,丰富了狄金森的构思。“在伊甸园荡舟”这一意象暗示出爱的纯洁,使相爱之人回归到人类堕落之前的极乐状态。伊甸园就是两人结合时那片爱之海。最后几行明确无误地呈现了性爱已完成的意象:“今夜——愿我只停泊——在你的港湾!”狄金森的其他诗歌中还将田园之美与潜在的暴力进行奇特的融合,那些美与暴力相混合的意象代表了爱与死亡的两极。

惠特曼与狄金森打破了 19 世纪文雅传统的限制之后,爱与性在 20 世纪美国诗歌中已成为常见的主题。一个显著的发展就是十四行诗重新成为抒写爱情的文体。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但丁、彼特拉克、西德尼、莎士比亚等都曾以十四行诗来歌唱爱情,之后这种文体却逐渐用于宗教、政治与自然等多种主题。现代美国诗人中重新将爱情作为十四行诗重要主题的当属女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米莱用诗歌展示了她所处时代的精神和特征,其诗歌的独到之处在于用貌似传统的形式来表现反传统的内容,如对性的大胆、直接的描写,对女性解放和社会公正积极奔走呼吁等。由于她对抒情诗的高深造诣,评论家一般称其为“抒情诗人米莱”,她早期的作品多是描写个人的爱情与人生方面的经历和感悟,有的风格清新,充满纯真、乐观、积极的色彩,有的则对生活 and 爱情持有怀疑和嘲讽态度,含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精神。

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主要代表的女诗人,米莱在她短短八行的诗《野天鹅》中描绘了诗人在小镇上看到一群迁徙的野天鹅以整齐优美的姿势在天空优雅飞翔的画面,但诗歌同时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惘情愫。这迷惘源自于诗人对于爱情、自我身份乃至人生态度不确定性的追问。通过与天鹅无拘无束、自由飞翔的对比以及“令人窒息的屋子”这一意象的使用,诗人将她内心的躁动不安、忧郁徘徊、彷徨疲惫等情绪展露无遗。面对这些精神及情感因素的折磨,诗人决定抛弃内心的痛苦,想象自己追

随那群具有明确方向感和目标的天鹅而去，像天鹅那样具有确定性。然而在“迷惘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大背景下，诗人试图摆脱这种迷惘和不确定性的努力是注定会失败的。诗人感觉到内心的疲惫，精神的压抑和烦躁犹如不透气的屋子，于是诗人决定放弃内在思索和精神追求。在无所适从之中，诗人最后呼唤天鹅的再次光临，但此时的天鹅却远非诗人开始所描绘的那样无忧无虑，它们飞翔时的两腿无力地拖在身后，其鸣叫声也已成哀鸣和哭泣。被称作“时代的声音”的米莱在这首诗中通过受伤的天鹅透露出的迷惘气息表明了诗人的无奈追求和绝望挣扎。

同为20世纪上半叶著名女诗人的路易丝·波根(Louise Bogan, 1897—1970)在爱情诗歌方面也做出了贡献。波根的爱情诗《离别辞》似乎是在简单地叙说一对恋人分手时的种种情景，但在语言与情节的背后隐藏了诗人自己对爱情的诠释以及对真爱的向往。爱情、时间、自然和重生主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叙事者是一位在爱情中遭受背叛和欺骗的女性。只因她的痴情、她的留恋、她的幻想，她被深深地伤害了。可是她仍然执迷不悟，当心爱的那个人离自己而去的时候，她还傻傻地期待着他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眼自己，可以再次把自己拥入他的怀中。爱只有在失去时才会有所升华，爱只有在背叛中才懂得什么是值得珍惜和挽留的。在爱情里，没有对与错，也没有赢家和输家，有的只是快乐和悲伤以及经历过后的成长。爱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让一个人真正开始了解自我，了解身边的事物。人们无法判断属于自己的真正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但人们可以在他人的作品当中去体会、去挖掘、去品味。真正的爱情不在于两个人是否可以朝夕相处，是否可以相爱到永远，而在于是否真的相爱过，是否可以在被背叛的情形下依旧对对方抱以一颗宽容与理解的心。波根的诗歌表明，构成真爱的因素有三个，即关爱、宽容与理解、精神上的拥有。叙述者在回忆自己的情人时不由自主地透露出自己对他的关爱，并在他扬长而去之时仍能表达出理解之情，表现出叙事者对爱情的留恋、期待与无奈。

本书第二章研究了获得美国诗歌界最高奖之一露丝·丽莉终身成就奖的著名诗人玛丽·邦索。在她的诗中，邦索试图理解并控制自己的情

感,同时也显露了她的脆弱,显示出把情感与理智统一的困难性。诗歌暗示她将会让自己的情感挨饿,不让任何环境唤起她的感情。她要求她的心与她合二为一,坚强地去接受欢乐降临时带来的考验。

本书第九章讨论女诗人莎朗·欧兹的诗歌作品,其中性爱主题是欧兹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来受到批评与指责,如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就指出,欧兹的诗是自我放纵的、带有色情味的。在欧兹看来,男权社会拥有一套专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污秽话语来强化男性权力,强化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男性话语中的欲望书写可以是爱情,可以是自我表达。但在男权统治的社会,女性欲望却被看作是情色,正因如此,她要借用撒旦的力量来反抗,发出女性的声音,表达自我、理解自我。欧兹认为,欲望领域是人的意识中关键的组成部分,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是不可以探讨的,没有什么淫秽的东西是必须秘密存放的。用这个信条,欧兹开始了她对男权社会的禁忌发起的挑战。在欧兹的诗歌中,性往往与暴力结合在一起,鲜血的意象、性行为的暴力意味以及脆弱性都使人把二者联系起来。欧兹在她的著名诗歌《无爱之性》中通过三重对比来凸显诗歌主题:一是对那些“做爱而没有爱”的人表面的认可与深层的批评;二是情感的冷漠与肉体的热烈;三是诗歌本身严肃的、哲学的语调与诗歌视觉上的双关图示。欧兹的诗表达了对无爱之人的困惑,在表达困惑的同时却也暗示,“性”在生命中的意义,把“性”看作是美好的事物,是生命的源泉。辛迪·韦恩斯坦与克里斯托弗·卢比在他们2012年讨论性爱审美维度的著作中提出类似的看法,指出:“性爱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审美现象。”^[3]

本书第十章讨论当代著名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关注她诗歌中对爱情、婚姻的看法。格丽克的诗以阴暗的自然意象反映她无助、被背叛和失落的情感。格丽克的诗集《新生》主要探讨了自丈夫离开后,诗人是如何从笼罩她多年的绝望和孤独中重获新生,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在精神、情感和理智上的真正新生。正是由于浪漫爱情的神秘色彩,致使诗人无法经受丈夫的离去,爱情破灭的创伤与打击导致诗人终日沉湎于过去无法自拔,经过长期思考的煎熬诗人最终摆脱了痛苦的漩涡,脱胎换

骨，重获新生，最终成为希望的“光明之使”。格丽克的作品以敏锐的见解和深刻的批评描绘了诗人面临恐惧、困境和悲伤时所表现出的勇敢。《神秘》一诗着重探讨从失败婚姻的灰烬中如何获得新生，探讨了诗人经历婚姻失败以来如何摆脱笼罩她多年的悲伤、绝望和孤独。在诗人看来，浪漫爱情好像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它既不能被侵犯也不能被遗弃，爱情和婚姻是生命中既神圣又重要的财富，一旦毁灭就意味着灵魂的死亡。

丧失、回忆与怀旧

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比丧失至亲、至爱之人激发出更强烈的感情。时间与变迁注定了丧失亲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我们真正经历丧亲之痛时，理性的分析根本无济于事。亲人与朋友的死亡常常残忍地揭开我们心里的那道伤痕：我们声称自己理解了是一回事，我们准备好去应对又是另一回事。知道曾经有上千亿人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又死去了，知道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万人离开人世，也无法让我们坦然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世界上写得最好的诗歌中，很多都是关于丧亲主题，是为了赞颂离去的人，是为了抗议命运的残酷，也是为了留存某种“不朽”以弥补那不可避免的消亡。

美国 19 世纪上半叶著名诗人爱伦·坡在《写作的哲学》一文中说，一位美丽女性的死是“世界上最具诗意的话题”。他的诗生动地渲染了丧失所爱时心理上的阴暗面。在他著名的《乌鸦》一诗中，勤奋但此刻昏昏欲睡的主人因为心爱的丽诺尔死了，努力想要寻找点安慰，却被不断的叩门声所扰。当他振作精神去迎接那位不知名的客人时，却发现门外唯有黑暗。叙述者希望（尽管不理性）是他的爱人从另一个世界复活归来。在他回到卧室之后，叩击声再次响起，但这一次是叩窗。主人急忙打开窗户，飞进来的是一只“庄严的”乌鸦。面对主人的哀伤，乌鸦反复说的是“决不再”，这个否定的答案击溃了他紧张的神经。诗歌结尾处乌鸦的阴影这一意象暗示了主人的绝望，他在此生和来世与丽诺尔重聚的希望都已破灭。这首诗并非探讨是否可能有来世的哲学问题，而是一种爱伦·坡称之为